

括地經

竹槓經

陳建章

新十三經

國華書局印行

新 十 三 經

滑稽
叢書

新十三經第九集分目

括地經

金剛神話

財神罪惡史

新酷吏傳

虎吏小誌

括地訣

分
目

經地括編九第

分 目

叢書

新十三經第九集

刮地經

右傳土地公公元年

擬左體傳

鏡如

元年春正月。公卽位于坤維。二月。地皇使刮伯來聘。公將饗之。并
使遨遊各地。以夸示其地之富饒。公子地輿諫曰。不可。吾聞刮伯
實貪。貪者不見可欲。猶眈眈焉。若虎之視。况使之遨遊各地。以大
擴其眼界乎。必不可。公勿聽。遂饗于朝。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有
加禮。既卜其晝。復卜其夜。主賓歡洽。刮伯樂之。醉甚。私索土儀。以
爲賄。公許之。詰朝相見。又請遨遊于五都之市。公與之連騎而往。
閭閻撲地。闐闐雲連。人烟櫛比。貨物山積。刮伯見之。嘖嘖稱羨曰。

經地括編九第

美哉市乎。吾安得久居于此。因地之利以肥吾身乎。復遨遊于四郊之外。阡陌縱橫。水利饒足。五穀蕃熟。百室充盈。刮伯見之。又嘖嘖稱羨曰。美哉野乎。吾安得服官于此。運其手腕以飽我囊橐。富我家室乎。遨遊三日而畢。將反命于地皇。公率諸大夫餞之于郊。刮伯僞醉。請以地之所有什五以爲贖。公懼。將許焉。公子地與爭之。因請于刮伯曰。寡君不才。世守茲土。以天行水。旱之不時也。壤地磽澤之不均也。民生憔悴。上下交困。故外強而中乾。表肥而裏瘠。請君諒之。若不獲命。則略盡地主之儀。悉索敝賦以爲君壽。又不獲命。則敝邑終窶。且貧無能爲役已。昔者晉文公之爲公子也。出亡于外。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以塊。寡君弗敢爲也。刮伯聞其語。

羞且怒。既出國門。斫地而誓之。曰。必刮之所不運。吾辣手腕者。有如此土。歸覲于地皇。地皇郊勞。錫之以酒。刮伯譖公于地皇。請削其地。地皇不許。曰。彼罪未顯。削之非宜。刮伯知計之不行也。復于公子。剷公子。勦同言于地皇。曰。土地氏實富。且饒而敢于蒙蔽。天使厥罪大矣。討而勝之。夷其地爲郡縣。而令刮伯尹之。不亦可乎。地皇允諾。于是乎作三軍。謀元帥。遂命刮伯任之。以公子剷將上軍。公孫斧佐之。刮伯自將中軍。其弟刮叔佐之。公子勦將下軍。公孫未佐之。帥師侵其邊陲。獲公役地保土豪地頭蛇者二人。遂命二人爲鄉導。甲子戰于西郊。克之。乙丑。傳于南郭。丙寅入城。刮伯乘駿馬。昂首而進。聞公既奔。而後喜可知也。曰。自今以往。遂予刮。

九 籍 括 地 經

也。已使人告捷于地皇。地皇遂任命剗伯爲令尹。而使公子剗公。子勸公孫斧公孫耒剗叔爲其佐。而剗叔更有寵于伯。卽日命召治工數百。聚九州之鐵。置釜于庭。熾炭于爐。製刀鎗斧斤之屬。數實三萬。擇太歲頭上動土之日。告于衆曰。吾聞地不愛寶。雖有福嗜享之。爾其爲予剗之寶藏興焉。實有厚賞。當地父老聞其語而駭之。泣請于階下。若崩厥角稽首曰。螻蟻附穴以居。小民附地以生。今民之微命。猶螻蟻也。願令尹赦之。俾附茲土。以長子孫。鑿井而飲。耕地而食。以歌頌令尹之德。願勿剗也。剗伯怒立命剗叔箝其口。割其舌。使游于四門。曰。彼善張其喙。吾箝且割之。以示有衆。敢有繼者。吾誓必殺之。于是民莫敢言。卽日集人夫三萬。先剗城。

廂以刮叔公子。剗公子。勸爲監次。刮四鄉以公孫斧公孫未爲監。
 一歲而民不聊生。再歲而民輾轉以死。而刮伯心廣體胖。狀若肥。
 猪未及三歲。地之被削三千餘丈。一日役夫忽相驚以鬼物。奔而。
 狂呼曰。夥頤。此奇形怪狀者。盈千累萬。何爲者耶。亟走以告刮伯。
 刮伯猶以爲異寶也。足不及履。體不及衣。首不及冠。奔而往視。見。
 有首巨若箕者。有首削如錐者。有長若僞如者。短若侏儒者。瘠若。
 乾腊者。肥若五石瓠者。氣象愁慘。陰風凜冽。爭出以噬。刮伯刮伯。
 兇懼毛髮爲豎。捷足以奔。然不及獸之有四蹄也。旣見一人。瓔珞。
 被體。寶相莊嚴。雙目下垂。刮伯懼怪物之追及也。入而緊抱其足。
 左右侍者呵之曰。此地藏王也。爾何人斯。敢抱佛脚。刮伯噤然莫。

第九編 括地經

敢對地藏王。忽張目而微笑曰。刮伯爾亦來乎。有所見乎。對曰。有之。不知其何爲也。地藏王曰。此地獄變相也。子善刮地。地薄而陷。彼卽墮入泥犁。今得獲見子面。宜乎欲得而甘心也。必不免矣。刮伯大懼。泥首求救。地藏王弗應。詰刮伯曰。子大有所刮。今日亦挾之以來乎。刮伯攤手而示王曰。未及帶也。地藏王笑曰。死不帶來。刮亦奚益。徒供不肖子孫浪費而已。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子其悔乎。刮伯對曰。悔矣。曰。悔則願歸乎。曰。幸甚。地藏王搖首嘆曰。難矣哉。命左右送之閻浮提。閻浮提怒其刮之無厭。命牛頭馬面押入酆都。飽嘗十八層地獄苦趣。地皇氏聞之。知刮伯之惡。而悟土地氏之冤也。冬十二月。遂命復厥地。俾永保其疆土。

金剛神話

指嚴

權利二字爲先哲所痛惡。輕易不許人問鼎。非拘虛也。蓋以人心如洪水。隄防既潰。罪惡之歸。將不可底止也。試觀我國歷史。累朝叔季。必有奸庸得志。公然以利祿誘人於惡。恬不怪恥。一時之氣。燄非不薰天矣。然而猶有清議存之。輿論掊之。稍知自愛者。尙有所畏。而不敢肆。則政體學說之關係爲其藩籬故耳。比歲以來。學說變遷。政體驟革。新舊之交替。令人彷徨。不能自立。於是不學無術者。挾其心思才力。悍然挾破藩籬。以行其私意。且恃新政體。新學說。爲護符。清議輿論。反有所顧忌。孤寒搖落。如晨星燭火。不足當其一。睡夫然後自由。復自由。黑幕復黑幕。箇中罪惡滔天。造成全國之疾苦。雖或覺察。末如之何。滄海橫流。逐臭者且泛棹以從之。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吾書

及此吾心悸腹痛以吾三年來旅京之見見聞聞大足揭其奸而立之監願彼爲清議輿論所不能毀乃欲操稗野之毫末以撼之寧非螳臂雖然太史有云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今世之紛甚矣莊論不足解則談言微中以解之此小說之所以不爲無裨也吾且据隱惡之古義不舉其人而事則鑿鑿閱者當自得之聞者尤足自戒庶幾非妄費楮墨乎比來都門空氣惡濁寵賂滋章固無待贅而尤爲禹鼎所不能鑄者厥惟政商兩言之新名詞噴噴傳播衰衰諸公從政何有即使爲子孫計不無竊金權算之舉顧烏得遽名之以商繼而環中秘奧日與耳目接構始信是名之確當不移矣先是國家操縱金融之機關既設一般計學家聯袂彈冠其間以職業行輩之關係各結團體宛如醫師用藥君臣主使互相配合成劑於是而有某某系某某會錯出好事者至戲號之曰某某公司其有權指揮團體中人者則或曰掌櫃

或曰。當家人。蓋彼輩。既以市儈。自待外間。亦純以鋪肆組織法稱之也。某系之嫡祖。爲各公司所推戴者。則且上尊號曰財神。其下能自組一團。或二團。獨當方面者。則曰金剛。凡對內對外之有利事業。無不染指袁氏帝制。既敗。財神根本先撥。金剛等大起恐慌。一日財神在津門邸中開善後大會議。金剛咸進而稱曰。明公雖謫居下界。某等得席餘威。據津要。猶卵翼也。非明公無以有今日。苟微天幸。必當張吾軍。幟闡揚盛意。使事業日益拓充。而某某系之榮名。如水流之不腐。吾儕各任其責。諒能不辱明公之期望耳。財神欣欣有豫色。且一一爲之計畫。部署如平日。既而曰。吾雖蹉跌。而經營積極進行。固可無間。朝野若公等。有志努力前程。老朽自仍竭棉協助。須知國家運命。縱不可逆。億要使吾輩富貴自在。非特毋令後人笑汝拙。尤當念寧我負人。毋人負我之訓也。諸金剛悅服而退。爰相戒力持殘局。有山海可移。國家

可。亡。種。族。可。滅。此。權。利。不。可。不。爭。之。密。誓。故。心。目。所。注。之。點。惟。在。金。錢。欲。攬。金。錢。必。以。權。位。濟。之。始。不。虞。他。人。掣。肘。又。世。人。求。高。官。厚。祿。則。慾。望。卽。在。得。官。祿。而。後。止。金。剛。輩。不。然。官。祿。乃。僅。筌。蹄。所。謂。魚。與。獸。者。固。別。有。在。此。其。計。畫。勝。人。一。籌。處。也。無。何。第。一。金。剛。果。以。槃。槃。大。才。獵。取。顯。要。遂。與。第。二。三。金。剛。比。而。組。合。一。絕。大。團。體。專。以。國。產。典。質。貸。金。於。外。人。鐵。道。不。已。繼。以。電。信。礦。產。未。足。申。之。森。林。其。名。皆。實。業。也。而。實。以。供。當。軸。之。揮。霍。卽。以。鞏。固。已。身。之。地。位。且。於。其。間。分。肥。沾。潤。利。便。滋。多。而。第。二。三。金。剛。又。席。其。摺。紳。資。望。總。攬。市。井。一。部。份。之。財。權。或。銜。使。命。駐。外。邦。常。操。縱。金。融。界。之。消。息。與。第。一。金。剛。相。爲。表。裏。一。時。勢。力。雄。熾。蓋。莫。與。京。焉。惟。第。四。金。剛。爲。直。接。財。神。法。乳。凡。秘。密。聲。氣。悉。由。此。公。通。其。郵。如。電。機。之。傳。導。綫。故。與。財。神。尤。沆。瀣。一。氣。其。爲。人。亦。孔。北。海。所。謂。虎。賁。中。郎。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者。也。願。第。一。金。剛。等。既。

抱野心。大有羽毛。豐滿不戀舊巢之氣象。其明目張膽。劍拔弩張。破除一切障礙。放手營幹。頗不甚愜財神意旨。乃令第四金剛入其幕中。職司監糾。且任內部配置。所謂當家者是也。而第一金剛等。則因此不暢所欲。意怏怏。寢疏漸成。分裂之勢。特彼此皆不明言耳。當洪憲假皇帝盛時。以用度不足。貸外資之風。漸熾。財神實其樞紐。顧皆接近英華銀行團。及共和復建。第一金剛取財神而代之。於是馬首欲東。始別樹一幟。其氣象益激進。而手續較爲簡單。繇是好事者。贈以國產拍賣公司之揭。藥物徽號。流傳雅不如財神之可喜。故內部愈形參商。然第一金剛趾高氣揚。自恃外有強援。且與當軸貴人深聯。策略欲乘此猛下一子。攫得全樺之勝算。竟有發行金券之大計畫。初貸資到手。輒盡而餉械支銷。燃眉星火。窮於應付。搜索國中抵償之品。亦已寥寥。第一金剛頗憂之。間計於第二三金剛。時三金剛方躡展游三神山。

求仙人不死藥。報以書曰。苟從吾言。黃金可成長生之訣。可致也。叩其術。乃曰。仙域中方恃點金之石。而缺乏真金。我國苟懷其石。猶持金也。懷彼之石。即可乞金於彼。一轉移間。富若金臺玉闕。何憚而不假彼之石。以療吾國之金荒邪。第一金剛大然之立。與二金剛窮日夜之力。商榷方案。以誘惑世人。世人肉眼不識。仙人妙訣不肯視。石如金。聞此消息。大譁由是。弩目之金剛。不禁變爲低眉之菩薩。以爲衆生難度。坐味靈機。而財神掩口葫蘆。謂拍賣公司之蹉跌。皆由求仙一念。誤之後。此資本挹注。益受影響。大事將不可爲矣。第一金剛等狃於前事。自謂確有把握。謀拍賣事業之進行。益猛。且使謂財神曰。梓匠輪輿。志皆在求食耳。所謂異曲同工也。吾儕之求達富貴目的。未嘗背明公之寶訓。而時有隆污計。有工拙命也。勢也。今當注意營業上之發達。明公如不以爲不屑教誨者。其庶幾憑軾觀之哉。財神報之曰。諾。好自

新 十 三 經

爲之時第三金剛。因金券事深致惋惜。乃告第一金剛曰。前事稍持之一生。吃着不盡矣。今不得已。思其次。其惟爲仙人販糴乎。比歲安期。乏棗方朔。長飢儻能效泛舟之役。自雍及絳。相繼則外獲救災恤隣之名。內享炊金爨玉之福。桑榆之補。尙不弱於東隅。公如有意。宜早定策。第一金剛方欲問。執財神之口。乃以屬托塔天王曰。昔財神與我曹飛芻輓粟。江河之間。利市十倍。官府聞之大聲索水。衡錢我曹。頗皇懼財神。搖手止之曰。毋恐。吾當令四金剛以五萬金銷此大獄。日昇以口號曰。穆如清風。言猶在耳。不敢忘也。今吾爲金券事。敗將乞靈於納粟。惟王深明斯事。盍一爲之。倘有成就。以白飯道德買黃金。時間豈曰小補之哉。天王首肯。因布告十方衆生曰。欣逢大有之年。滴占大有之卦。四大皆空。應有盡有。爾曹何不以有易無。大發其財乎。東家乞米。西隣得金。此無上之慈悲。享用之智慧。時不可失。盍興乎。來衆生。又

大譁以爲仙人不仁。驅我輩入餓鬼道。財神使四金剛責第一金剛曰。絕人之食而自擁其利。可謂仁乎。懷他人之慨而博一己之榮。可謂義乎。學我者死。前此五萬金之獄。不許汝曹爲郢鄢步也。奈何不度德量力。若此第一金剛反唇相稽曰。此師訓也不能。青出於藍。孺子未必可教。猶可言也。若云不仁不義。則前此何以自解。今日之言是則前日之行爲非。前日之行爲是則今日之言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是矣。財神啞然而止。四金剛大不平。謂仁義迂遠之論。姑不必拘。但我曹前此之密誓。安在此區區錢米事。乃不予畀而委之托塔天王。將謂秦無人則自壞長城。將謂靳不與則操戈同室。二者亦必居一語時。聲色俱厲。情勢洶洶。幾致決裂。賴二金剛調和。始免。然自是避道而行。渾如仇敵矣。第一金剛所營屢敗。每敗則遭財神之詰難。意大不堪。乃與二金剛密商抵制之策。最後決議。則分資本一部份。養士三百家。若曰。